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付印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

王陽明

定價(精裝的)——一冊——一元二角
(平裝的)——二冊——大洋八角



整理者 許 嘯
校閱者 胡 翼
發行者 沈 繼
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
總發行所 上海
北京
自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

分發行所 上海
中市路
佩文齋書莊
羣學社

王陽明集

許嘯天整理

◎文章集

答毛憲副書

昨承遣人，喻以禍福利害，且令勉赴太府請謝；是非道誼深情，決不至此。感激之至，言無所容！但差人至龍場凌侮，此自差人挾勢擅威，非太府使之也。龍場諸夷與之爭鬪，此自諸夷憤懣不平，亦非某使之也。然則太府固本嘗辱某，某亦未嘗傲太府，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？跪拜之禮，亦小官常分，不足以爲辱；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，不當行而行，與當行而不行，其爲取辱一也。廢逐小臣，所守以待死者，忠信禮義而已；又棄此而不守，禍莫大焉。凡禍福利害之說，某亦嘗講之，君子以忠信爲利，禮義爲福。苟忠信禮義之不存，雖祿之萬鍾，爵以侯王之貴，君子獨謂之禍與害；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，雖剖心碎首，君子利而行之，自以爲福也。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？某之居此，蓋瘴癘蠱毒之與處，魑魅魍魎之與遊，日有三死焉；然而居之泰然，未嘗以動其中者，誠知生死之有命，不以一朝之患，而忘其終身之憂。

也。太府苟欲加害，而在我誠有以取之，則不可謂無憾；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，則亦遭殃而已爾。蟲毒而已爾，魑魅魍魎而已爾，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？執事之諭，雖有所不敢承，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，不敢苟有所墮墮，則某也受教多矣。敢不頓首以謝！

與安宣慰書（其一）

某得罪朝廷而來，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，以禦魑魅，則其所宜；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，經旬月而不敢見，若甚簡伉者。然省愆內訟，痛自削責，不敢比數於冠裳，則亦逐臣之禮也。使君不以爲過，使庶人餽粟，庖人餽肉，圉人代薪水之勞，亦甯不貴使君之義，而諒其爲情乎？自維罪人，何可以辱守士之大夫，懼不敢當，輒以禮辭。使君復不以爲罪，昨者又重之以金帛，副之以鞍馬，禮益隆，情益至，某益用震悚。是重使君之辱，而甚逐臣之罪也，茲有所不敢當矣。使者堅不可却，求其說而不得，無已，其周之乎？周之亦可受也。敬受米二石，柴炭鵝，悉受如來數，其諸金帛鞍馬，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，施之逐臣，殊駭觀聽，敢固以辭。伏惟使君處人以禮，恕物以情，不至再辱則可矣。

與安宣慰書(其二)

誠驛事，非罪人所敢與聞；承使君厚愛，因使者至，聞問及之，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。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，則又不可默。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，後世守之，不敢以擅改；改在朝廷，且謂之變亂，况諸侯乎？縱朝廷不見罪，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，使君必且無益；縱遂幸免於一時，或五六年，或八九年，雖遠至三十年矣，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。若是，則使君何利焉？使君之先，自漢唐以來，千幾百年，土地人民，未之或改。所以長久若此者，以能世守天子禮法，竭忠盡力，不敢分寸有所違越；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，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。不然，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，朝廷悉取而郡縣之，其誰以爲不可？夫驛可減也，亦可增也；驛可改也，宣慰司亦可革也。由此言之，殆甚有害。使君其未之思邪？所云奏功陞職，事意亦如此。夫剗除寇盜，以撫綏平良，亦守土之常職；今縷舉以要賞，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，顧將欲以何爲？使君爲參政，亦已非設官之舊；今又干進不已，是無底極也。衆必不堪。夫宣慰守土之官，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；若參政則流官矣，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。朝廷下方尺之檄，委使君以一職，或閩或蜀，其敢弗行乎？則方命之誅，不旋踵而至。捧檄從事，千百年之土地人民，非復使君有矣。驛

此言之，雖今日之參政，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，其又可再乎？凡此以利害言，揆之於義，反之於心，使君必自有不安者。夫拂心違義而行，衆所不與，鬼神所不嘉也。承問及，不敢不以正對。幸亮察。

與安宣慰書（其三）

阿賈阿札等，畔宋氏，爲地方患，傳者謂使君使之；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，然阿賈等，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鉞刀，遺之以弓弩，雖無其心，不幸乃有其迹矣。始三堂兩司得是說，即欲聞之於朝，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，未必有是，且信且疑，姑令使君討賊。苟遂出軍勦撲，則傳聞皆妄，何可以濫及忠良？其或坐觀逗遛，徐議可否，亦未爲晚。故且隱忍其議，所以待使君者甚厚。旣而文移三至，使君始出，衆論紛紛，疑者將信，喧騰之際，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，偏師出解洪邊之閻，羣公又復徐徐。今又三月餘矣，使君稱疾歸臥，諸君以次潛回，其間分屯寨堡者，不聞擒斬，以宣國威，惟增掠掠，以重民怨，衆情愈益不平。而使君之民，罔所知識，方揚言於人，謂「宋氏之難，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，而反爲之役？」我安氏連地千里，擁衆四十八萬，深坑絕地，飛鳥不能越，猿猱不能攀，縱逐高坐，不爲宋氏出一卒，人亦卒如我何？」斯言已稍稍傳播，不知三堂兩司，已審聞之否？使君誠久臥不出，安氏之禍，必自斯言始矣。

使君與宋氏同守土，而使君爲之長，地方變亂，皆守土者之罪，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？夫連地千里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，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境？安氏有之；然如安氏者，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。今播州有楊愛，僕黎有楊友，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，斯言苟聞於朝，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，使各自爲戰，共分安氏之所有，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。深坑絕境，何所用其險？使君可無寒心乎？且安氏之職，四十八支，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，而羣支莫敢爭，以朝廷之命也。苟有可乘之釁，孰不欲起而代之乎？然則揚此言於外，以速安氏之禍者，殆漁人之計，蕭牆之憂，未可測也。使君宜速出軍，平定反側，破衆讒之口，息多端之議，弭方興之變，絕難測之禍，補旣往之愆，要將來之福。某非爲人作說客者，使君幸熟思之！

答儲柴墟書

盛价來，適人事紛紜，不及細詢北來事；旣還，却殊快快，承示劄生墓誌，此實友義所闢，文亦縝密；獨叙乃父側室事，頗傷忠厚，未刻石，刪去之爲佳。子於父過諫而過激，不可以爲幾；稱子之美，而發其父之陰私，不可以爲訓，宜更詳之。喻以交際之難，此殆繆於私意，君子與人，惟義所在，厚薄輕重，已無所私。

焉，此所以爲簡易之道。世人之心，雜於計較，毀譽得喪交於中，而昧其當然之則，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，而行之愈難。夫「大賢吾師，次賢吾友」，此天理自然之則，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？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，若某之賢者，則稱謂以友；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，則稱謂以侍生。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？非也。夫彼可以爲吾友，而吾可以友之；彼又吾友也，吾安得而弗友之？彼不可以爲吾友，而吾不可以友之；彼又不吾友也，吾安得而友之？夫友也者，以道也；以德也；天下莫大於道，莫貴於德。道德之所在，齒與位不得而干焉。僕於某之謂矣。彼其無道與德，而徒有其貴與齒也，則亦貴齒之而已；然若此者，與之見亦寡矣，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。若此者，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，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，從俗可也。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，非在我有所不屑乎？嗟乎！友未易言也！今之所謂友，或以藝同，或以事合，徇名逐勢，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。仁者，心之德。人而不仁，不可以爲人。輔仁求以全心德也，如是而後友。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，地勢聲翼之重，而齷然欲以友乎賢者，賢者弗與也。吾兄技藝炎涼之說，貴賤少長之論，殆皆有未盡歟？孟子曰：「友也者，不可以有挟。」孟獻子之友五人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曾以貴賤乎？仲由少顏路三歲，回由之贈處，蓋友也。回與曾點同時，參曰：「昔者吾友。」曾以少長乎？將矯時俗之炎涼，而自畔於禮，其間不能以寸矣。吾兄又以僕於

後進之來，其質美而才者，多以先後輩相處；其庸下者，反待以客禮，疑僕別有一道。是道也，奚有於？
凡後進之來，其才者，皆有意於斯道者也。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？其庸下者，不過世俗泛然一接，吾亦
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。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，待之友也；既而希哲師事伊川，待之弟子
也。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？孔子待陽貨以大夫，待回賜以弟子，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？師友
道廢久，後進之中，有聰明特達者，頗知求道，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，不諒其心，而務假以虛禮，以取
悅於後進，干待士之譽。此正所謂「病於夏畦」者也。以是師友之道，日益淪沒，無繇復明。僕常以爲
世有周程諸君子，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，乃大幸矣！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，吾猶得而私淑也。不幸
世又無是人，有志之士，悵悵其將焉求乎？然則何能無憂也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，責之己而不以求輔
於人，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，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！凡僕於今之後進，非敢以師道自處也。將求其
聰明特達者，與之講明，因以自輔也。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，雖不師事，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。伊川瞑
目而坐，游楊侍立不敢去，重道也。今世習於曠肆，憚於檢飭，不復知有此事；幸而有一二後進，略知求
道爲事，是有復明之機，又不誠心直道，與之發明，而徒奄然媚世，苟且阿俗，僕誠痛之惜之！傳曰：「師
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」夫人必有所嚴憚，然後言之而聽之也，審施之而承之也。肅凡若

此者，皆求以明道，皆循理而行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。伊川曰：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；予天民之先覺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？」是故大知覺於小知，小知覺於無知；大覺覺於小覺，小覺覺於無覺。夫已大知大覺矣，而後以覺於天下，不亦善乎？然而未能也，遂自以小知小覺，而不敢以覺於人，則終亦莫之覺矣。仁者固如是乎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。僕之意，以爲已有分寸之知，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；已有分寸之覺，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。人之小知小覺者自衆，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。如是，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。僕於今之後進，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。譬之凍餒之人，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，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，將試爲之，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，使之共爲之也。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，而遂不以告之乎？雖然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。」僕蓋未嘗有諸己也，而可以求諸人乎？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。承相問，輒縷縷至此；有未當者，不惜往復。

答何子元書

來書云：「禮曾子問：『諸侯見天子，入門，不得終禮，廢者幾？』孔子曰：『四。』又問：『諸侯相見，揖入門，不得終禮，廢者幾？』孔子曰：『六，而日食存焉。』曾子曰：『當祭而日食太廟火，其祭也如之

何？」孔子曰：「接祭而已矣。」如牲至未殺則廢，孟春於此有疑焉，天子崩，太廟火，后夫人之喪，而露服失容，此事之不可期，或適相值；若日食則可預推也，諸侯行禮，獨不容以少避乎？祭又何必專於是日，而匆匆於接祭哉？牲未殺則祭廢，當殺牲之時，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？執事幸以見教于萬千萬！」

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，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，足見爲學精察，深用歎服！如某淺昧，何足以辯世古者，天子有日官，諸侯有日御，日官居卿以底日，日御不失日，以授百官之朝。豈有當祭之日，而尙未知有日食者？夫子答曾子之間，竊意春秋之時，日官多失其職，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，何重也？仲康之時，去堯未遠，羲和已失其職，迷於天象，至日食罔聞知，故有允之征。降及商周，其職益輕，平王東遷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，自是而後，官之失職，又可知矣。春秋以書日食三十有六，今以左傳考之，其以鼓用牲幣於社，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，三之二；其以官失其職書者，四之二。凡日食而不書，朔日者，杜預皆以爲官失之，故其必有考也。經：「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。」傳曰：「不書日，官失之也。」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，傳曰：「不書朔與日，官失之也。」則傳固已言之矣。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，而傳曰：「辰在申，司歷過也，再失閏矣。」夫

候之繆，至於再失閏；則日食之不知，殆其細者矣。古之祭者，七日戒，三日齋，致其誠敬，以交於神明；謂之當祭而日食，則固已行禮矣，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。接者，疾速之義，其儀節固已簡略，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。况此以天子營祿郊社而言，是乃國之大祀，若其他小祭，則或自有可廢者，在權其輕重而處之。若祭於太廟，而太廟火，則亦似以不得不廢者；然此皆無明文，竊意其然，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也？

與顧惟賢書（其三）

承諭：「討有罪者，執渠魁而散脅從。」此古之政也，不亦善乎！顧潤城皆長惡怙終，其閒脅從者無幾；朝撤兵而暮聚黨，若是者亦屢屢矣。誅之則不可勝誅，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。惟寶謂：「政教之不行，風俗之不美，以至於此。」豈不信然！然此膏肓之疾，吾其旬日之間，可奈何哉！故今三省連累之賊，非殺之爲難，而處之爲難；非處之爲難，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。賤軀以多病之故，日夜冀了此，塞責而去，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，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，未忍一日舍置。嗟乎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！蓋其力之所能爲，今其大勢亦幸底定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而已。數日前已還軍贛州，風毒大作，寒

臥；恐自此遂成廢人，行且告休。人還草草復。

與許台仲書

榮擢諫垣，聞之喜而不寐。非爲台仲喜得此官，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。孟子云：「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與閒也。」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，一正君而國定矣。碌碌之士，未論其言之若何，苟言焉亦足尙矣。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，必時然後言而後可，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。去惡先其甚者，頗倒是，非自己得罪於名教；若搜羅瑣屑，亦君子之所恥矣。尊意以爲何如？向時格致之說，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？若於此見得真切，卽所謂「一以貫之」。如前所云，亦爲瑣瑣矣。

與唐虞佐侍御書

相與兩年，情日益厚，意日益真；此皆彼此所心喻，不以言謝者。別後，又承雄文追送，稱許過情，未又重以傳說之事，所擬益非其倫。感怍何既！然，故人之賜也，敢不拜受；果如是，非獨進以有爲，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，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。敢不拜賜。昔人有言：「授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」今授我以瓊

瑞矣，我又何以報之？報之以其所賜可乎？說之言曰：「學於古訓乃有獲。」夫謂之學於古訓者，非謂其通於文辭，講說於口耳之間，義變而取諸其外也；變者，得之於心之謂，非外鑠也。必如古訓，而學其所學焉，誠諸其身，所謂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乃爲有得也。夫謂遜志務時敏者，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，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；其遜志也，如地之下，而無所不承也；如海之虛，而無所不納也。其時敏也，一於天德，戒懼於不睹不聞，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。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，而民莫不信行，而民莫不悅施，及蠻貊，而道德流於無窮，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。以是爲報，虞佐其能以卻我乎？孟氏云：「責難之謂恭。」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？顏氏云：「舜何人也？子何人也？」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？人還燈下草草爲謝，相去益遠，臨楮悒快！

與胡伯忠書

某在京，雖極欵慕，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，別去以爲憾！期異時相遇，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。昨未出京師，即已預期彭城之會；謂所未決於心，在茲行矣。及相見，又復匆匆而別，別又復以爲恨，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？君子與小人居，決無苟同之理；不幸勢窮理極，而爲彼所中傷，則安之而已。處之未

益於道，或過於疾惡，或傷於憤激，無益於事，而致彼之怨恨讐毒，則皆君子之過也。昔人有言：「事之無害於義者，從俗可也。」君子豈輕於從俗，獨不以異俗爲心耳？與惡人居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，」伯夷之清也；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彼焉能浼我哉？」柳下惠之和也。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，則惠之和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。不以三公易其介，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。德輶如毛，民鮮克舉之，我儀圖之，惟仲山甫舉之，愛莫助之，僕於執事謂之矣。正人難得，正學難明，流俗難變，直道難容；臨筆惘然，如有所失！言不盡意，惟心亮。

寄楊邃菴閣老書（其二）

前日嘗奉啓，計已上達。自明公進秉機密，天下士夫，忻忻然動顏相慶，皆爲太平可立致矣。門下鄙生，獨竊生憂，以爲猶甚難也。亨屯傾否，當今之時，舍明公無可以望者；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，將亦有所不能。然而萬斛之舵，操之非一手，則緩急折旋，豈能盡如己意？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，而儻事乃與同覆舟之罪，此鄙生之所謂難也。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，則莫若預逃其任；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。逃之不能，專又不得，則莫若求避其罪；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。天下之事，果遂卒無所爲歟？夫惟身

任天下之禍，然後能建天下之權；操天下之權，然後能濟天下之恩。當其權之未得也，其致之甚難，而其歸之也，則操之甚易。萬斛之舵，平時從而爭操之者，以利存焉；一旦風濤顛沛，變起不測，衆方惶惑震喪，救死不遑，而誰復與爭操乎？於是起而專之，衆將恃以無恐，而事因以濟。苟亦從而委靡焉，固淪胥以溺矣。故曰：其歸之也，則操之甚易者，此也。古之君子，洞物情之向背，而握其機，察陰陽之消長，以乘其運；是以動必有成，而吉無不利。伊、旦之於商、周是矣。其在漢、唐，蓋亦庶幾乎此者；雖其學術有所不逮，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，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。夫權者，天下之大利大害也；小人竊之以成其惡，君子用之以濟其善。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，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。欲濟天下之難，而不操之以權，是猶倒持太阿，而授人以柄，希不割矣。故君子之致權也，有道本之至誠，以立其德；植之善類，以多其輔，示之以無不容之量，以安其情；擴之以無所競之心，以平其氣；昭之以不可奪之節，以端其向；神之以不可測之機，以攝其奸形；之以必可賴之智，以收其望。坦然爲之下，以上之退然爲之後，以先之是以功，蓋天下而莫之嫉；善利萬物而莫與爭，此皆明公之能事，素所蓄而有者。惟在倉卒之際，身任天下之禍，決起而操之耳。夫身任天下之禍，豈君子之得已哉？旣當其任，知天下之禍，將終不能免也，則身任之而已；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。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倅免，而百

說以求脫，遂致釀成大禍而已。亦卒不能免。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，而小人不能也。某受知門下，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。獻其芹曝，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。幸甚！

答方叔賢書（其二）

昨見邸報，知西樵兀厓，皆有舉實之疏；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，若干年無此事矣。深用歎服。但與名其間，却有一二未曉者：此恐鄙人淺陋，未能知人之故。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，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，不可以不慎也。此事譬之養蠶，但雜一爛蠶於其中，則一筐好蠶，盡爲所壞矣。凡薦賢於朝，與自己用人，又自不同；自己用人，權度在我，故雖小人而有才者，亦可以器使。若以賢才薦之於朝，則評品一定，便知白黑；其間舍短錄長之意，若非明言，誰復知之？小人之才，豈無可用？如砒硫芒硝，皆有毒破壅之功；但混於參苓芪朮之間，而進之養生之人，萬一用之不精，鮮有不誤者矣。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，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，故輒叨叨，當不以爲罪也。思田事貴鄉往來人，當能道其詳，俗諺所謂「生事事生」，此類是矣。今其事體既已壞，蓋欲以無事處之，要已不能；只求減省一分，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。鄙見略具奏內，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，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，以求成一己之

功，仁者之所不忍也。齋奏人去，凡百號指示之。舟次草草，未盡鄉懷，千萬璧怒！

與黃宗賢書（其二）

近得邸報，及親友書，聞知石龍之於區區，乃無所不用其極。若此而西樵兀厓，諸公愛厚勤摯，亦復有加無已。深用悚懼！嗟乎！今求朝廷之上，信其有事君之忠，憂世之切，當事之勇，用心之公，若諸公者，復何人哉？若之何而不足悲也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，則其事亦不得不然。但於不肖，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，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。悚懼！悚懼思田之事，本亦無大緊要；只爲從前張皇太過，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。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在人自擾之」耳。其略已具奏詞，今往一通，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，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；不然，反覆未可知也。賤軀患咳，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；今地益南，氣類感觸，咳發益甚，恐竟成痼疾，不復可藥。地方之事，苟幸塞責；山林田野，則惟其宜矣。他尙何說哉！西樵兀厓之事，極爲時輩所擠排，殊可駭歎！此亦皆繇學術不明，近來工夫專以客氣相尙，凡所毀譽，不惟其是，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，是以至此。近日來接見者，略已一講，已覺豁然有省發處；自後此等意思，亦當漸消除。京師近來事體如何？君子道長，則小人道消；疾病旣除，則元氣亦當自復。但欲除疾